



【全新译本】

第一哲学沉思集

MEDITATIONS ON FIRST PHILOSOPHY

[法] 勒内·笛卡儿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西方学术经典译丛】

——全新译本——

第一哲学沉思集

MEDITATIONS ON FIRST PHILOSOPHY

—— [法]勒内·笛卡儿 著 ——

徐陶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第一哲学沉思集/[法]勒内·笛卡儿著;徐陶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12

(西方学术经典译丛)

ISBN 978 - 7 - 5004 - 7834 - 8

I. 第… II. ①笛…②徐… III. 哲学理论 - 法国 - 近代
IV. B565.2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087651号

出版策划 曹宏举
责任编辑 张林
责任校对 修广平
技术编辑 李建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158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君旺印装厂
版 次 2009年12月第1版
印 次 2009年12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640×960 1/16
印 张 13.5
字 数 111千字
定 价 28.00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出版说明

为了深入探究西方文明的渊源与演进，促进中西文化交流，反映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学界对西方文明的全新视角，展示伴随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一代学人对西学的重新审视与诠释，构建全新的西学思想文献平台，我们组织出版了这套《西方学术经典译丛》（全新译本）。本译丛精选西方学术思想流变中最具代表性的部分传世名作，由多位专家学者选目，一批学养深厚、中西贯通、年富力强的专业人士精心译介，内容涵盖了哲学、宗教学、政治学、经济学、心理学、法学、历史学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收录了不同国家、不同时代、不同载体的诸多经典名著。

本译丛系根据英文原著或其他文种的较佳英文译本译出。与以往不同的是，本译丛全部用现代汉语译介，尽量避免以往译本中时而出现的文白相间、拗口艰涩的现象。本译丛还站在时代发展的高度，在译介理念和用词用语方面，基本采用改革开放以来西学研究领域的共识与成论。另外，以往译本由于时代和社会局限，往往对原作品有所删改。出于尊重原作和正本清源的目的，本译丛对原作品内容一律不作删改，全部照译。因此，本译丛也是对过去译本的补充和完善。

为加以区别，原文中的英文注释，本译丛注释号用①、②……形式表示；本译丛译者对原文的注释则以〔1〕、〔2〕……形式表示。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年12月

Meditations On First Philosophy

By *René Descartes*

English Translation By

John Cottingham

目 录

献给索邦神学院的信	1
给读者的序言	9
六个沉思的内容概要	13
第一哲学沉思集 论证上帝的存在和人类灵魂与 肉体的区分	1
第一个沉思 能被怀疑的事物	3
第二个沉思 人类心灵的本质以及心灵如何 比物体更容易被认识	11
第三个沉思 上帝的存在	25
第四个沉思 真理和错误	47
第五个沉思 物质性东西的本质，再论上帝 的存在	59
第六个沉思 物质性东西的存在，以及心灵 和肉体之间的实在区别	69
反驳和答辩 [节选]	91
关于第一个沉思 [对以前观念的拒绝]	93
关于第二个沉思 [Cogito Ergo Sum (“我在思想，	

	因此我存在”)]	101
关于第三个沉思	[天赋的观念]	119
关于第四个沉思	[错误的原因]	141
关于第五个沉思	[上帝的本质是否蕴涵 他的存在]	149
关于第六个沉思	[心灵和肉体之间的 真实区分]	171

第一哲学沉思集

论证上帝的存在和人类 灵魂与肉体的区分

第一个沉思

能被怀疑的事物

很多年前，我就被一大堆我自幼以来就当作真实的来接受的错误观念所震动，并且也被我后来建立在这些观念上的整个知识体系的高度可疑性所震动。我意识到如果我希望在科学中确立任何稳固的持久的东西，那么就有必要在我的有生之日彻底清除一切东西，再从根本上重新开始。但是这个任务看起来非常巨大，因此我在等待我达到一个足够成熟的年龄，以确保在日后不会再有更适宜的时机来进行这些研究。这使我把这个计划推迟了很长的时间，以至于如果我由于百般考虑而浪费掉用来进行研究的时间，那么我现在应该受到谴责了。因此现在我特意打消了心中的一切忧虑，为我自己安排出一段自由的时间。我在这里独自生活，我将全身心地、毫无保留地对我的旧信念进行全面的清理。

要达到这个目的，我用不着表明我所有的信念都是错

误的，这也许是我永远也不能办到的事情。理性让我这样思考：就像我对那些明显错误的信念所做的一样，我应该收回对那些不是完全确定无疑的信念的赞同。因此，只要我在我的信念之中发现了至少有一些可疑的地方，那么就足以使我把它们都抛弃掉。要做到这点，我不必把它们全部都单个地检查一遍，这将是无休止的工作。一旦一个建筑的基础被破坏了，那么修建在此基础之上的任何东西也会随之而倒塌；因此我将直接处理我以前的所有信念都依据的那些基本原则。

直到现在，我已经当作最真实的而接受的任何东西，或是从感官得来，或是通过感官得来。但是有时我发现感官是欺骗性的，因此谨慎的做法是不要完全相信那些曾经欺骗过我们的东西，哪怕只欺骗过一次。

尽管对于很小的或者远处的物体，感官有时候会欺骗我们，但是也有许多其他的信念是不可怀疑的，即使它们是来自于感官——例如，我在这里，坐在火炉旁边，穿着一件冬天的室内长袍，手里拿着这页纸，等等。怎么可能再次否认这些手和这整个的身体是属于我的？除非我把我自己比作疯子，那些疯子的大脑被忧郁症的持久幻想破坏得很严重，使他们虽然是乞丐，却固执地认为他们是国王；或者当赤身裸体时，却说他们穿着紫色的高贵衣服；或者

认为他们的脑袋是由罐子构成，或是南瓜，或由玻璃构成。但是这些人是疯癫的，如果我把他们当做我自己的一个样板，那么我就被别人认为是和他们一样的疯子了。

一个极好的推理！仿佛我不是一个在晚上睡觉的人，并且在睡梦中我所有的那些经验和疯子在醒着时所有的那些经验经常相同——实际上有时更不着边际。多少次我在夜晚睡觉时，我梦见的正是这些熟悉的事件——我穿着室内长袍在这里，坐在火炉旁边——实际上我当时正赤身躺在床上。此时此刻，当我看着这页纸时，我的眼睛肯定是清醒地睁开着；我摇摇头，它并没有睡着；当我伸出手并感觉到我的手时，我是有意识地这样做的，我知道我正在做什么。人们在睡梦中的时候，这一切不会发生得如此分明。但是实际上，我记得在睡觉时我也被完全相同的假象欺骗过。当我更加仔细地思考这点时，我很明白地看到不会有任何确定的标记把醒着和处于睡梦中这两种状态区分开来。于是我开始感到茫然，这种感受加强了我现在也许正睡着的想法。

那么假定我现在正在做梦，假定这些细节——我的眼睛是睁开的，我正在移动我的头并伸出我的手——是不真实的。也许，我甚至实际上根本没有这些手或者这样一个身体。但是，我们必须承认：睡梦中出现的景象就像绘画一样，必

须按照真实事物来进行塑造，因此至少这些一般的事物——眼睛、头、手和身体，作为一个整体——不是想象出来的而是真实的存在着的事物。因为甚至当画家试图创造出拥有最离奇身体的人鱼和人羊时，他们也不能使它们在所有方面都是完全新奇的；他们仅仅是把不同动物的肢体拼凑起来。或者，如果他们试图构造出非常新奇的东西，以至于没有任何与之稍微相似的东西被看见过——因此，完全是幻想的和不真实的——但是至少在构图中所用的颜色是真实的。同样的道理，尽管这些一般的事物——眼睛、头、手等等——也许是想象的，但是至少必须承认其他某些更简单、更普遍的东西是真实的。这些东西就好像真实的颜色一样，我们用它们来形成出现在我们思维中的所有事物的图像，不管这些图像是真实的还是虚假的。

这类东西看起来包括了一般的物体性质和它的广延；具有广延的东西的形状；这些东西的数量，或者说其体积大小和数目多少；它们存在的地点，它们持续的时间；等等。

由此，也许我们可以合理地得出结论：物理学、天文学、医学和其他所有依靠于研究复合事物的学科都是可怀疑的，而算术、几何学和其他的这类学科，只处理最简单和最一般的东西，不考虑它们是否在自然中真实存在，包

含的是确定的和不可怀疑的东西。不管我是醒着还是睡着，三加二总等于五，一个正方形最多只有四个边。看起来这些显明的真理不可能让人们怀疑它们是错的。

有一个观点长久以来牢固地扎根于我的心中，那就是：有一个全能的上帝，使我成为我现在所是的这种生物。我怎么知道上帝没有创造这样一个世界，没有地，没有天，没有具广延性的事物，没有形状，没有大小，没有地点，但是，同时却使所有这些东西都对我显示，就像现在这样存在着呢？并且，既然我有时候相信，其他人在他们以为具有最正确知识的情况下却发生错误，那么当我每次在做二加三的加法或者数正方形的边时，或者是处于其他一些如能想得出的更简单的情形时，我就不会同样地出错吗？也许上帝不允许我这样被欺骗，因为我们称他为至善的。如果他把我创造来总是受欺骗，这与他的仁慈是不相容的话，那么对于上帝的仁慈来说，他允许我受到欺骗，哪怕是偶尔受到欺骗，这种说法也是违背常理的。但是，后一种断言是得不出来的。

也许有人宁愿否认一个如此强大的上帝的存在，而不相信其他任何东西都是不确定的。让我们不必和他们争论，而是同意他们的说法：关于上帝所说的一切都是虚幻的。按照他们的假设，我之所以达到我现在的状态，是通过命

运、偶然性或事件的连续链条，或者其他一些方式；然而由于欺骗和错误看上去显得不完满，因此，它们使我的来源越是缺乏能力，我就越可能是不完满的，以至于老是受欺骗。我对这些论证无可回答，但是最后我被迫承认：我以前的信念没有一个是不能被恰当地加以怀疑的；这不是轻率和欠考虑的结论，而是基于很强的、经过非常慎重的考虑的推理。因此，如果我想发现任何确定性的话，今后我必须小心地收回对以前那些信念的赞同，就像我对于那些明显的错误所做的一样。

但是仅仅注意到这点是不够的，我必须努力记住它。我惯有的那些意见总是会回来，不管我是怎么的意愿，它们总是能获取我的信念，长期的占有和习惯性法则使得信念就像是和这些惯有意见捆绑起来了一样。只要我假定它们是实际上所是的那样，即它们是非常可能的意见——这些意见虽然在某种意义上是可疑的，但是正如已经表明的那样，我们更有理由去相信它们，而不是否认它们，那么我就永远不能从信赖并赞同这些意见的习惯做法中摆脱出来。按照这种说法，我觉得改变我的意愿而转到完全相反的方向，并且骗我自己，暂时假装这些以前的意见都是完全错误和虚幻的，这将是一个很好的计划。我将这样做，直到预想性意见的分量被抵消，并且习惯的误导不再阻止

我的判断力正确地理解事物。同时，我知道我的计划不会导致什么危险或错误，并且我这种怀疑态度不可能走得太远。这是因为在目前承担的任务并不涉及行动，而仅仅是求知。

因此，我将假定不是上帝——他是至善并且是真理的源泉——而是某种具有极大能力并诡计多端的邪恶魔鬼施展他的全力来欺骗我。我将认为天空、空气、大地、颜色、形状、声音和所有外在事物仅仅是梦境的幻觉，这个魔鬼摆弄出这些来迷惑我的判断力。我将认为我并没有手或者眼睛，或肉体，或血液或感官，但是却错误地相信我拥有这一切。我将顽强地在这个沉思里坚持这种想法。即使我的能力不能认识任何真理，我至少将做我力所能及的事情，也就是说，坚决防止认同任何错误，使得欺骗者不管多么强有力和狡猾，他也不能微小地欺骗我。但是这是艰巨的任务，某种懒惰使我回到日常生活。我像一个犯人一样，尽管在睡觉但是却享受着虚幻的自由。因为他开始怀疑他是在睡觉，所以他害怕醒来，并且尽他所能地继续享受快乐的幻觉。同样，我乐意陷入我旧有的那些意见中去，并且害怕脱离它们，害怕从我平静的睡眠中清醒过来后面临的是艰苦的劳作；也害怕我将不是在光明中辛苦工作，而是不得不处于我提出的问题所引起的难以解脱的黑暗中。

